



XIN XING

• 新星 •

柯云路

I 247.5
1788

I 247.5
6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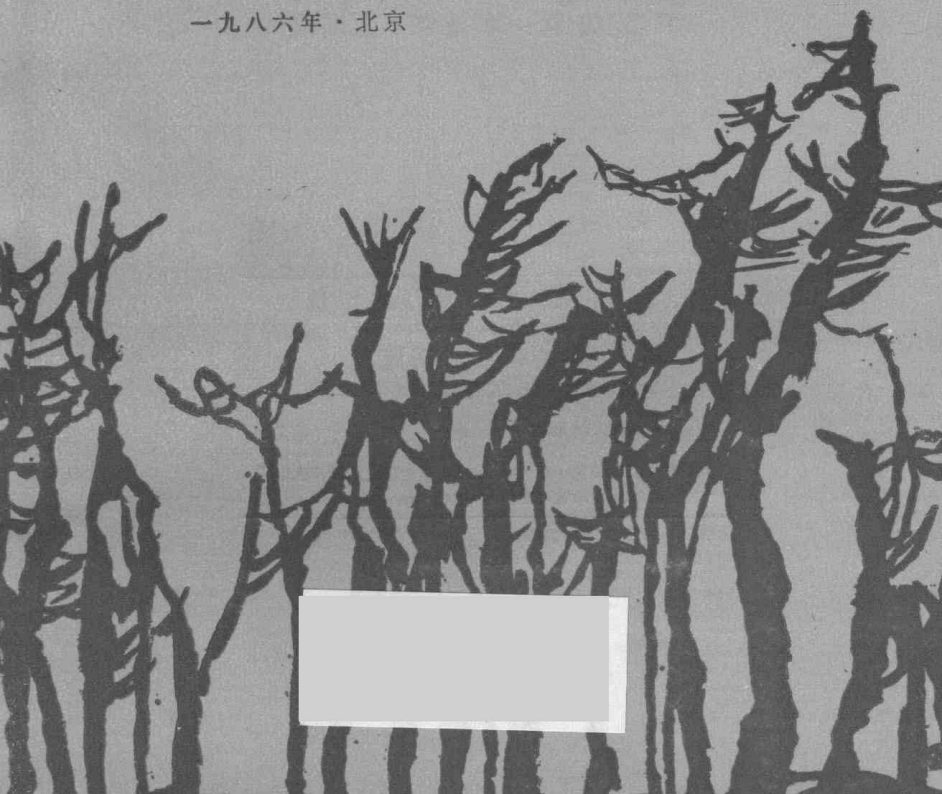
12



000043095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描写改革家的小说。

年轻的县委书记李向南到古陵县上任后,雄心勃勃,立志创全国第一流的工作。他有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果断有魄力,只一个月时间,便政绩斐然,被群众誉为“李青天”。但年轻的政界新星,遇到了强大的传统保守势力的抵抗和压制,还没有施展他的宏图,就被调离了。但斗争还只刚刚开始,李向南坚信自己必胜,因为他有对社会发展的坚强信念和上级党的支持。作品出色的塑造了李向南这个新型的政治家的形象,是当前文学创作上一个可喜的收获。

责任编辑:章仲镔 王鸿谟

新 星

Xin Xi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 43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2\frac{3}{4}$ 插页 2

1985年5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 127,401—149,400

书号 10019·3778

定价 3.35 元

引言

县积而郡，郡积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

摘自《古陵县志》序

光绪六年(庚辰)

苍茫的群山、川野都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睡着。一座千年古木塔雄伟地黑森森地矗立着。寒凉的风从山那边刮过来，塔上一层层檐角下挂的小铜钟在叮叮当当地响着。

那钟声融入初夏凌晨广大而清凉的黑暗中，单调、寥寞、幽远、苍凉。在四面的远山中引起梦幻般的、似有似无的微弱回音。

一千年来就这样叮叮当当地响着。

突然，塔里塔外的一层层电灯亮了。古木塔立刻在黑苍苍的天地间明亮而庄严地呈现出其雄奇宏伟的形象。

这是一座九层木塔。最高一层挂着一块大金匾，写着三个大字：释迦塔。

我们年轻的主人公李向南在一个瘦削驼背的看塔老头儿陪同下，踏进了红漆大门，迎面扑来潮湿陈旧的木头气息。

这座塔里陈设着古陵县出土和流传的历史文物，是古陵县的小小博物馆。

这是第一层。在一个个玻璃柜内的红绒布上陈放着几千万年前的一些动物化石：有犀牛角，有几种猛兽的牙齿、骨骼。

何其遥远！李向南俯身看着玻璃柜内的说明卡片，微笑了笑。那时还没有人类。

沿着沉闷发响、粗重笨实的木楼梯盘旋而上，第二层，陈列着旧石器时代的造物。有：人骨化石、石器、骨器。石器都是些尖状物，说斧不很象斧，说矛头不完全象矛头。外形粗糙混沌，几乎很难看出这些被人类打击加工过的石器与天然的石头有何差别。骨器则是几十枚骨针，这是人类所制，无须考古学家考证也一目了然的。大自然的任何磨损，野兽的任何咀嚼，都不可能加工出这样尾部有孔、规格一样的细针来。那时的人类就懂得缝纫了，想到这一点觉得颇难思议。还有穿孔的兽骨、兽齿在玻璃柜内的红绒布上摆着，那是人类当时的装饰品。稍有温饱，就知道爱美。这些可爱的原始人类！一张张说明卡片标出：这些石器、骨器，是几十万年前至一万年前的人类留下的。

第三层是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这里陈列的石器形状清楚、表面光滑、锋刃锐利。石斧、石刀、石镞、石杵、石制纺轮，样样如此。磨石的使用，用它来打磨石器，结束了人类几十万年用敲击方法加工石器的历史。仅此一步——何其简单又何其艰难（迈了几十万年！）的一步啊——使人类

跨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期：新石器时代。

想到这一点，李向南颇为感慨。他俯身细看着玻璃柜内的一件件物品，里面还有骨针、骨锥，有几个粗陶的钵、罐、鼎，其中有一个表面红色、里外磨光的彩绘陶盆吸引了他的注意，构图典雅，形制优美，是我国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器物，约五千年前的原始工艺品。

仰韶文化也流入了千里外的古陵，这令人惊叹。再一想古代种种文明都能在当时遍布地球，更难以思议。但稍一计算，又很简单：一种人类文明只要一年时间扩散百里（这太容易了），一百年就可扩散万里，几百年便可遍及世界。

百年，在人类史上又算什么呢？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面前，地球这个空间是显得很狭小的。

这是第四层了。从四面敞开的黑洞洞的窗户，能感到劲吹的高空凉风。这里陈列的是商周时期的各种青铜器。有矛，有刀，有铍，有觚，有爵，有造型浑厚、纹饰精湛的商代乳钉纹铜甗，有铭文简短、形制古朴的西周饕餮纹分裆鼎。那绿色的、阴冷的铜锈及其浓重的、冰凉沁人的气味，显示着那个历史的古老年龄，同时让人想起那时奴隶主政权的阴森、野蛮、庞大和沉重。

铜器中最多的还是矢鏃、弓箭。这个旧石器时代后期就有的伟大发明，与火的使用在一起，使人类战胜了野兽和大自然。而制造第一支弓和箭的人（必定是男人），是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无名英雄。他是谁，大概是永远无从考证

的了。

再过一万年，现代的一切变成了古老的历史，人们会进行怎样的研究考证呢？

盘旋着沉闷发响的木楼梯一级级而上，一种沧桑之感涌上心胸。这是第五层了，也是最高一层。这座塔外面看有九层，是明五层、暗四层。这内里的五层，是塔的顶端了。四面黑洞洞的窗户，穿堂风颇有凛冽之感。

这一层陈列的东西是两千年来的。汉代的一个石雕老虎，古朴憨拙，北齐的几个小释迦石雕，唐朝的一个缺胳膊的石观音，还有就是大量的瓷器，瓶罐盆壶。有宋代的白釉画花、白釉红绿彩（即宋三彩），有元代的青花瓷器，有明代的五彩瓷器，还有就是清代的珐琅瓶、盆等，琳琅满目。显示出人类社会越来越繁华、喧闹的生活。

古陵不愧为古陵。自己上任来这里当县委书记，刚刚两周，今天是第一次登上这座古塔。一层层，看了几千万年来古陵的自然史，几十万年来的人类史，几千年来的有文字史。

他关了电灯，来到塔外面转圈的扶栏前远眺。

刚才在雪亮的灯光中，天空一片漆黑。现在关了灯，看出黑暗的天幕正露出若有若无的微明。一颗硕大的星孤零而冷静地亮着。

广漠的黑暗中，远处是黑魑魑起伏的群山。风疾劲地吹着他的脸和胸膛，带来湿凉透人的露气和夏天田野的麦香。的确良衬衫哗啦啦抖动着。塔檐下的小铜钟叮叮当当

地响着。

黑暗的天空苍茫混沌，令人冥想。古往今来，历史沧桑。

东方天空渐渐透亮，黎明正在慢慢露出宁静、沉思、清凉的额头。在它目光的投射下，一层层夜幕、黑纱被掀掉了，古陵的山川田野、沟沟壑壑，都一点点在黑暗中浮现出来。

北面、西面都是大山，群峰交叠，层峦起伏，渐渐近来，变为一些黄土丘陵，再近来，变成一些黄土崖直落下来，化为一片川地。县城及离城不远的这座木塔是在这片川地中一块隆起的高地上。四面环绕着铺满鹅卵石的河滩。河滩流着弯弯细水，河滩垒堰填起的地里，已有黑点点的人影在那里弯腰锄玉米。平川地沿河滩走向继续朝东朝南展去，直至在天边被远远的山脉挡住为止。

这是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的县。古陵，此县名早在春秋时期已然有了，与孔子的名字一样古老。秦齐燕韩赵魏的战车兵戈都在这里奔突交战过。攻者毁城，占者筑城，反复多次。直至近代又被东洋、西洋的枪炮洗劫过。现在城墙还留有一些残垣断壁。对面丘陵上和山脚下的一个个村庄，至今还保留着转圈围护的堡墙，记载着自古以来的兵燹匪劫。

古老的县又是一个贫苦的县。《古陵县志》中曾这样记叙：

……古陵农民用力多而奏功少，冬春苦寒，夏苦水，秋苦霜。

山角河浚有隙地，则毕力争垦，老弱妇女无荒以嬉者。三月播栽，四月播黍秫，六月而耘，八月而获风雨时矣。有年庆矣，所收亩不过数斗……

远远地，传来一声火车的长鸣，在群山间回响着，在海一般宁静的黎明中显得苍凉、悲壮。一条铁路穿过山岭越过平川在县城南面擦过，给古陵绘上现代色彩的一笔。

随着火车的奔驰声，黎明震惊了，更高地抬起额头，大海般淡淡地抖动着光波，天开始真正亮了。苍莽浑朴的山川田野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来。

横刮过粗犷群山和辽阔高空的晨风苍凉而豪迈。塔上的钟声叮叮当当响成一片。远处传来下坡的马车拉杆刹闸的尖厉的吱咯吱咯声。对面山上有个高亢而苍老的嗓音，唱起一支古老的民歌：“这山唱着那山听，不知谁是知心人……”这歌声在黎明中悠扬地回响着，远近几十里山上山下，一个个村堡在槐树顶上升起淡淡的炊烟。

古老而贫穷的古陵！

如今，他决心要来揭开它的新的一页。

这是几十年来要揭都没真正揭开的艰难的现代文明的一页。

一千年后，这一页或许也将陈列在这古木塔中……

北京来的火车在古陵站停了。

睡眠惺忪的旅客，带着来自京都繁华的印象贴着车窗玻璃看着这偏僻的小县城、简陋的小站，脸上露出一种惆怅、恍惚的神情。

空间上的跨度，给他们带来了时间上的隔世之感。这儿的文明比北京可能落后一个世纪。

不多的一、二十个人下车。不多的七、八个人上车。下车的人在清晨的凉风中浑身打个冷战，清醒了一夜的瞌睡，然后在冷冷清清的站台上左右张望一下。或有人接，或没人接。他们三三两两，先先后后提着旅行袋、网兜、大包小包，从歪歪斜斜开着的绿栅栏小门中走出站。

车站门外有棵据说是东周时期的古柏，传闻孟子曾在这棵老态苍苍的柏树下坐过，所以又叫“留孟柏”。下面寥寥落落摆着几个卖瓜子的小摊，一个油锅正吱吱地炸着金黄喷香的油条。刚从古塔下来的李向南，正背着手，含笑和围个白围裙炸油条的胖老头儿——人们管他叫油条胖老王——随便说话。他扭头扫了一下最先出站的人，一下愣住了。

是她！

虽然十几年没见了，虽然她的穿着打扮与十几年前迥然不同了，虽然年华与风霜使她改变了神态气质，然而，她还是她！

天下万物，没有比人更具有易变性的，也没有比人更具有稳定性的了。

她第一个走出站口，立住，掠了一下头发，往这儿的油条摊、瓜子摊扫了一眼，很礼貌很客气地对一个提着篮子上来招揽生意的卖花生的小孩摇了摇头，就继续朝前走去。她依然很美。一双黑亮的会说话的眼睛含着淡淡的忧郁。她走路的时候，苗条的身材在胸部、肩部、腰部显示出柔和动人的曲线，这都让人想到“年轻”、“姑娘”、“爱情”这些词汇，想到二十岁这样一个年龄。但是，她那种中年知识妇女才采用的严肃不苟的装束，朴素的白衬衫，灰的确良裤，整齐洁净、大大方方梳到后面挽起来的头发，没留一绺刘海的明亮严肃的额头，还有那种什么都看透的庄重、淡然而又有些高雅的神情，都使人感到她是个有曲折经历、冷静持重、不容别人随便亲近的成熟女性。年龄又象是有三十多岁。

她今年二十八岁了吧？

她，应该说林虹，在黎明中走了。她没看见李向南。她离开古陵有一个月了，还不知道他来古陵。如果看见他，而且知道他来这里是担任县委书记，她会是什么表情和反应呢？自己要和她面对面说话又会是什么心情呢？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李向南微微摇了摇头。一切都还无法想象，未知数太多。但是，她毕竟回来了，而她的回来

对于他李向南是一件重大事情。

她不仅将纠葛起自己的感情（这一点他现在已经强烈感到了），还将在自己这个县委书记面临的政治局势中纠葛起政治风波。

这位古陵县陈村中学的语文教师林虹，是当前全县一场政治冲突中的焦点人物之一。

“同志，你是古陵的吗？”一个气喘吁吁的女孩子的爽朗声音。

李向南转过头。眼前是一个苗条、挺拔、精干灵活的姑娘。她二十出头的样子，梳着运动头，瓜子脸上充溢着一种兴冲冲的生气和勃勃的青春光亮。她两颊通红、满额是汗地提着两个沉甸甸的大旅行袋，挎着书包、网兜。

“是啊。”李向南微微笑着答道。他感到很有意思，古陵县的县委书记能不是古陵的人吗？

“那你帮我个忙吧！”姑娘说。

“啊，可以。”

“帮我提一件儿，你没看我提不动了！”她被所负的重量坠得身子歪歪斜斜。

“好。”李向南笑着伸手接过两个旅行袋。

“喂，帮我提一个就行了！你提两个，你看，我倒空手了，那多不象话啊！”

“你不是还背着书包、网兜吗？拿在手里，就不空手了！”李向南一边走，一边和蔼地笑道。

“你这个人还挺有幽默感！”姑娘一边走，一边快活地、

口齿脆利地说。

李向南笑而不语。

“你知道我说的‘幽默’是啥意思吗？”姑娘转头打量了一下李向南问道。

“可能知道点儿吧。”李向南觉得很有趣，微微笑着。

“越说你幽默，你越幽默了！你真是古陵的吗？”

“还能是假的？”

“是不是来出差的？我怎么看着你这么面生？”

“这么大一个县，你都认识？”

“大什么呀？芝麻大一点儿！县城里的人我差不多都面熟。”

“那我要是农村的呢？”

“不会是。古陵人有古陵味儿，一看就能感觉出来。”

“你有特异功能？”

“很可能。你是新调来的？”

“嗯，可以这么说吧。”

“象是北京口音。”

“也可以这么说吧。”

“你来干什么？农机厂？”

“你怎么知道我是农机厂的？”

姑娘又看了李向南一眼。

“你长得黑瘦，给我的感觉是。”

她说笑着，李向南也笑了。

“那我不应该是打铁的、摇煤球的吗？”

“不，你一看就是知识分子，没大知识，也起码上过初中。”姑娘又看了看这个高瘦清癯、眼睛黑炯有神的陌生的年轻人，“属于那种劳动型的知识分子。”

“你的眼光还挺尖锐的啊！”李向南笑着，“还能看出什么？”

“还能看出你是个个性很强的人。”

“是吗？”李向南对这个爽朗的姑娘越来越感兴趣，她不像小县城里的女孩子。

“你是技术员，还是当小干部？”

“嗯……说小干部更准确些。”

“那你很可能是个小小的铁腕人物！”

“这你也能看出来？凭什么？”

“凭感觉和印象啊！”

“你的感觉很灵啊！”李向南说着笑了。

“你认识我吗？”姑娘转过头笑着问。

“不认识。”

“听说过我吗？”

“也没有。”

“那你肯定刚调来！”

“你叫什么名字？”李向南很感兴趣地看着姑娘问，“古陵县的知名人士？”

“我？……我叫小莉。”

“你父母在哪儿工作？”

“我父母？……”姑娘一笑，“他们不在古陵。”

“你一个人在古陵？”

“我叔叔在古陵。”

“你叔叔在古陵哪儿工作？”

“县委。”

“县委？他叫什么？”

“他？”姑娘诡谲地一笑，“姓顾。”

“姓顾？叫什么？”

姑娘又一笑。

“叫顾荣。”

“你是顾小莉？”李向南一下站住了。

“是！”姑娘快活地眨着眼睛。

李向南凝视着她，笑着点点头：“这就有点儿复杂性罗！”

“有啥复杂性？”

李向南风趣地笑笑，没有回答。眼前的这个姑娘，就是省委第一书记顾恒的女儿！她本人是县委宣传部一个挂名的副部长。二十一、二岁的姑娘，大学毕业后自己要来古陵县，是要立志搞文学，现在已经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一两篇小说。她的叔叔顾荣则是古陵县的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在顾荣和李向南之间，正在展开着一场影响全县的政治斗争！

上级领导的女儿，政治对手的侄女，这双层的关系是有些复杂。

这位省委书记的女儿将在古陵县的这场斗争中扮演什么角色呢？